

四季

清晨六点半,我行走在小城的秋天里。

谁说闽南的秋天降临是悄无声息的?闽南的秋天,一来就大张旗鼓,声势浩荡。

最敏感的,莫过于楼下的桂树。树上密密匝匝挂着的,地上细细碎碎铺着的,都是金黄色的花朵。风是甜的,长了脚一般跑来跑去,搅得整个小区又温柔又热烈。触须同样敏锐的,是上了年纪的阔叶榕。焦黄焦黄的叶片,一片一片从树上坠落,像怀旧的信笺,在草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适合在上面写相思吧。我从甜蜜和怀旧中走过,没由来地生出绵密的踏实。这种踏实,源自秋风中的老树,它们盘根错节的枝干,像粗壮有力的双手,将林荫道揽进怀里去。

清晨六点半

林清秀

桂花树也好,阔叶榕也好,其实都像人一样,被光阴浸泡久了,出落得宽厚又温暖,吐故纳新和举手投足间,渐渐有了宽容与担当。

小区门口有个菜摊,每日清晨六点摆摊,八点收摊,雷打不动、风雨无阻。此刻那些菜,都是时令菜。胖胖的莲藕、肥肥的萝卜、长长的豇豆、青青的莴笋……一眼看去,像堂种类丰富、色彩明艳的生物课。卖菜的中年女人剪着短发,皮肤黑红黑红的,眼睛明亮明亮的,笑声哗啦啦响,说话声像玻璃球倒在了丝绸上,很好听。我挑菜拣瓜,她都不恼不怒,有时付完钱,还要抓三五根葱苗往我袋里塞。我第二次到她摊上买菜,她就记住了我家无葱不欢。

其实不只是我,小区里很多住户早就看出来,那些鲜嫩欲

滴的菜并非真的出自女人的手,不过是她从附近的农户那里盘过来卖的。可是谁都不曾揭穿她,也谁都没找她买菜。大约因为女人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抑或因为女人,我们总能及时吃上品种多样的时令菜。原来,人在老树下往返久了,也有了一颗知足宽容心!

小区转角有条内沟河。久日无雨,河流很瘦,却有清凌凌的水,鱼儿成群结伴地游来游去。河岸种了垂柳,还长着闽南最寻常的三角梅。三角梅却不寻常,尤其过了节气白露,河岸防护栏被它肆无忌惮地占领了,原本清瘦的河流,仿佛跟着波澜壮阔起来。我喜欢沿着内沟河畔的人行道走。人行道上也站了两三个人,一动不动地,在看河,在看花,在看河里的花。原来是倒影啊——河岸上的花,都开进水里去。风一吹,花在涟漪里游动,像五彩斑斓的鱼!

过了河上的桥,才到菜市场,可我总是慢下脚步,在桥上停留一会儿,再一会儿。桥并非古桥,却

谦卑地弯着腰,一边接着老旧的建筑,一边连着崛起的新楼。从桥的这头望向那头,不过十数米,却像历史与时间的纵深,守护着人们稳稳的幸福。我一直喜欢桥,它是光阴流逝最翔实的记录者,接纳了从桥上走过的每一个人,或贩夫走卒,或引车卖浆者,或风雪夜归人……此刻这座桥,或许因为浓浓的秋意抚过,也许因为人声尚未鼎沸起来,温顺了许多。真好!难怪诗人下之琳要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真好!清晨六点半,朝霞未散,凉风不燥,车流稀少,来往的行人,神情松弛,步履缓慢。再过一小时,这条路上便会车马喧嚣,来往不息的,都是送儿郎上学的家长。但此刻,他们都和我一样,左手菜蔬,右手肉蛋,间或提溜一些早餐。我们擦肩过,相熟不相熟的,都会友好地向对方点个头,微微笑!流光容易把人抛,我们且用愉悦、平和和自在,和内心的自己问声好!而后看着天边渐渐消散的朝霞,冰淇淋一样融化在秋风里,催着人赶紧回家。

甫进门,七岁半的小姑娘扑过来,说:“妈妈你真香!”只见她抓着我刚换下的鞋子,说:“妈妈,你看秋天的星星,都落在了地上。”我吃了一惊,瞥一眼地上,是粘在鞋底被我带进门的桂花。噢,原来清晨六点半,秋天藏在簌簌落下的桂花里,又跟着我看了一路好风景,回了家!



别人对你说的话,做的事,从来不能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对别人说的话,做的事,才能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



惠女素描

薛月花

海的一隅 升起原生的烟火 涛声一次次叩问 村庄故作矜持 隐藏某种神秘

裤筒里的风 鼓起勇气 张开 夸张的翅膀 一切好奇与窥视 在黑色的世界迷失 民主肚再也不封建 银腰链故作张扬 延伸你的想象 阳光的羽翅 登临黄斗笠的塔尖 亲吻那颗星星

紫色喇叭花凝结初苞 穿行在季节的缝隙 隐忍与坚贞 勤劳与质朴 在咸腥风中保鲜 惠女水库夯坝号子声 海防线上女民兵英姿 三八防风林滑落笑语 镶金的小岬惠女的标签

敬畏你勤劳勇敢 尊崇你高风亮节 你是旗帜 灯塔 你是海的女儿

悠扬的小镇

蔡天敏

小镇古朴而文艺。古朴的,是她的建筑物较为古老,有一溜儿历经沧桑的老骑楼;文艺的,是她时常传来悠扬的音乐,口唱的,器弹的,不一而足。

口唱的,首推吹口哨。一个人在小镇的街巷上走着,却嚼着嘴,一路吹着,传下一地的悠扬,并且,吹着的哨音,往往是正在流行的乐曲,也就让人心无旁骛亲切起来。最早认识这口哨声的,是在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里那位爱国女青年身上,她发出的哨音悠远高扬,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年轻人喜欢模仿的乐音。我曾试着将食指弯曲放在嘴里猛吹气,结果也不能发出悠扬的声音来,心里也就沮丧起来——吹口哨,也是有技巧的。

口唱的,哼调和唱词的,都有。哼调的,就着行走的步伐,很有节奏感,而哼的调,那是五花八门的,比如以“响当当”的“当”为恒音,一路“当”着去。哼着《北风那个吹》,那个“当”字,上下翻滚着,一会儿“当”上来,一会儿“当”下去的,让我觉得在那个哼调的人,周边就跳动着一个个调皮的音符,并且紧随着他(或她)。

唱词的,一般爱唱流行歌曲,或者节奏感强烈的。比如南斯拉夫电影《桥》

播映后,电影里的主题曲风靡一时,我们小镇街巷也裹满旋律:“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这样的歌声时常在小镇的巷子里悠扬。那时候,我家的楼顶有一个小阁楼,前后的夹墙是木制的,透风得很厉害,让我在小阁楼里享受了片刻的免费美妙音乐。而离家不远处,就是田野、池塘、小树林和一条注入大海的小溪。仿佛那喜欢嬉戏的风儿,也就包裹着这悠扬的歌声,去稻田、莲池、牛棚、小溪里游荡和弄弄,借以炫耀自己并非只会呼呼嗷嗷的单纯。

除了欣赏,我还自娱自乐。我那时正在学吹口琴,吹《东方红》,吹《卖花姑娘》,但我的功夫并不好,吹不出伴奏来,乐音也就显得单调。有时,我在小阁楼里吹累了,刚好听到路人吹着《绿岛小夜曲》,就会倚靠在木墙上聆听。那路人是从家旁的一条小巷里边走边吹的,乐调既悠扬又缠绵,惹得风儿也颤悠悠地跟着。这首歌的曲调我刚熟悉不久,觉得它的艺术魅力就是很“黏人”,属于如泣如诉的那种,是很符合失意者又有不甘的心境的。

吹口琴,最爱吹的还是苏联卫国战

争时期的流行曲《小路》。我觉得这首曲子,和我们小镇的氛围十分相配,尤其在黄昏时刻。我们小镇连通周边的十里八乡,小路像章鱼的触须一样,伸向小镇外广袤的原野。我吹着《小路》,也默念着里面的唱词:“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老电影复映后,许多老歌更是盛唱一时。小镇飘荡着“洪湖水,浪打浪”,飘荡着“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大街小巷飘荡着悠扬的音符。人们放开心灵,高声歌唱着。我倚靠在楼顶上,听着行人边走边唱的歌曲:“什么水面打筋斗咧,嘿嘹嘹咧;什么水面起高楼咧,嘿嘹嘹咧;什么水面撑阳伞咧,什么水面共白头咧……”我们小镇,被旋律包裹着,变得富于生气和活力。

尤其到了晚上,月亮升在小镇的上空,有人在楼顶阳台上唱着“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的小镇,在一地碎银子月光下,精致而文艺,堪比唐诗宋词般的美丽!



乡情

学生时代,我的老师总是如此教导我:“要了解一个村落的历史,不仅要研读文献,更要亲临实地。”而她给我的第一项功课,便是调研自己或亲人的家乡。

仔细想来,我似乎从未踏足过奶奶的故土。于是,我便将奶奶曾经生活的燕山村作为考察的目的地。从书斋走向田野,从城市进入乡村。我踏上前往南安燕山村的路途,寻找奶奶年轻时的足迹,尝试更为深入地了解这个我曾未曾相识的村落。

犹记得初到此地,奶奶年少时所居住的老厝已饱经风霜。斑驳破碎的墙壁,诉说着历史的痕迹。那旧宅依旧,只是人去楼空,可祖辈的照片仍留存于客厅之中,化作永恒的精神存在,提醒着返家的游子追根溯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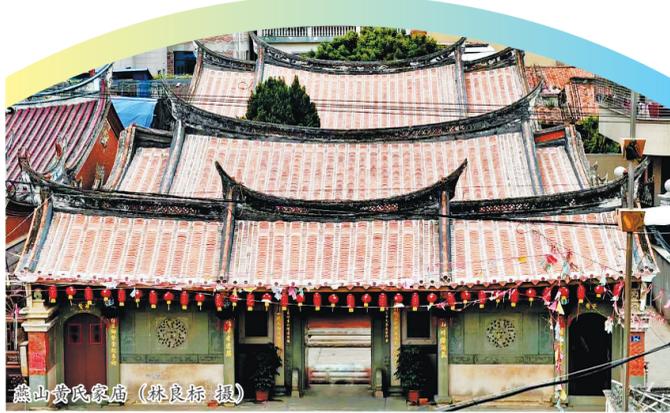
从老厝走出,沿着小巷,悠然地漫步于古街之中。温暖的阳光照拂在人们的脸庞,滋养着似我一般的回乡之人。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指引,顺着光线最为聚集之处望去,我邂逅了那座书写着黄氏祖辈辉煌的家庙。

燕山黄氏家庙,坐落于南安市丰州镇的燕山村内,其始建于明正统二年(1437年)。该家庙为泉州名祠之一,建筑坐西向东,被称为“百柱庙”,内有柱子102根,比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百柱殿)还多16根。2013年,燕山黄氏家庙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闽南的乡村中,宗祠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明清时期,宗祠不仅是记录着祖先印迹的场所,也是处理宗族内部事务的议事平台,而家庙同样有着相似的功能,更是奉祀祖先,以供族人表达思念的场所。

与宗祠的不同之处,在于家庙的建造者大多为高官,在燕山黄氏家庙的侧门拱柱上,有这么一副对联:“燕山山川钟灵气,闽南德泽有遗思。”短短几句,便道出了燕山黄氏始祖——忠勇公答刺真自燕山入泉,为官受当地百姓爱戴,而后入籍南安的历史故事。

家庙之中,百柱林立。精美无比的



浮雕和彩绘装饰着建筑,正门匾额上的“黄氏家庙”乃明代书法家张瑞图的墨宝,与忠勇公端庄正气的肖像映衬,彰显出燕山黄氏家族从古至今的璀璨故事。

每年的正月十五,家庙都会举行盛大的元宵灯会。“漫道武荣州,至今犹有弦歌化;每逢上元日,到此曾闻钟鼓声。”元宵灯会期间,庙内必定悬挂这副对联。根据《燕山黄氏谱牒汇编》的记载,这副对联是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时任知县的夏汝砺莅临参观庙会时,受当地黄氏族人的邀请而写,可以说是数百年来燕山黄氏家庙灯会之盛况的真实写照。

元宵佳节,分散在外地的黄氏后人汇聚一堂。人们举灯而来,张灯结彩。添丁、敬祖、祈福,是燕山黄氏家庙元宵灯会的三大主题。节日期间,热闹非凡的家庙内会悬挂起历代考中科举、出仕为官的祖先遗像,并准备清果、糕点,供筵祭祖。

丰州燕山的传统灯会,还有不少充满趣味的习俗,如“钻灯脚”“讨花枝”“乞龛前灯”等。灯会进行时,燕山派下的黄氏新婚夫妇会在家庙内的花灯底

下穿行,以求添丁添福。忠勇公神龛前则有七盏琉璃花灯,讨得花灯的族人可以获得最为真挚的祝福。

“火树银花元夕夜,彩灯万盏熠霞流”。拥有百柱的古建筑燕山黄氏家庙,以及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灯会习俗,诉说着燕山村落悠久的历史传统与浓厚的家庙文化,更积淀着凝聚乡情、传承祖德的人文精神。巍峨的家庙和百根柱寄寓着人丁兴旺的美好祈愿,将代代风骨存于庙中,又通过祭祖、灯会等大型的周期性宗族活动而沿袭至今。

据闻,闽南民间喜欢用“柱”来代表一个家族的分支,而闽南话中的“灯”则与“丁”谐音。燕山与黄氏,柱子与花灯,这些元素是家族的根茎,亦是情感的纽带。老宅、家庙与灯会三者交织,呈现出中国人酌水思源、慎终追远的思想意识,表达着宗族枝繁叶茂的期盼,也是闽南乡村重要的传统文化现象。

在乡民的心中,燕山黄氏家庙并非仅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更是代代相沿的乡族精神。游走在外的乡人,在先祖故里、灯火绮丽中寻求到了依归,而爱乡思乡的情愫汇聚于此,也令闽南乡村的宗族文化得以绵延不绝、经久不衰。

家庙诉史迹 灯火慰乡心

郭焯佳

山河暮秋 诗意霜降

定情歌

[汉]张衡

大火流兮草虫鸣,繁霜降兮草木零。秋为期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

九日登李明府北楼

[唐]刘长卿

九日登高望,苍苍远树低。人烟湖草里,山翠县楼西。霜降鸿声切,秋深客思迷。无劳白衣酒,陶令自相携。

岁晚

[唐]白居易

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宴,物皆复本源。何此南迁客,五年独未还。命屯分已定,日久心弥安。亦尝心与口,静念私自言。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欢。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

南乡子·重九酒杯楼呈涂君猷

[宋]苏轼

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飏飏,破帽多情却恋头。佳节若为酬,但把清尊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舟中杂记

[元]王冕

老树转斜晖,人家水竹围。露深花气冷,霜降蟹膏肥。沽酒心何壮,看山思欲飞。操舟有吴女,双桨唱新归。

岁月浓情

郭培明

童年的糖 一颗就够打开快乐 今日的蛋糕 竟然吃出五味杂陈 别骂时光偷走了一副好牙 落叶萧萧的暮秋 不也抖擞挺立于季节深处 清点岁月的积蓄 贵重的是你老花的眼里 始终存着一份甘甜



扫描二维码欣赏更多专栏作品

保护乡村文化 留住美丽乡村

主题征文比赛

主办单位 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泉州晚报社

乡村名片 燕山村

位于南安市丰州与泉州交界处,在丰州城西。村落背靠九日山,面对晋江,是燕山黄氏发祥聚居之地。旧时,燕山村原为丰州古城区中心,十分繁华,其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环境优美,商贸中心十字街便在这一带,街道两侧坐落着宗祠群,建筑精美,保存良好。燕山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村落所在的丰州镇名列福建省第一批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镇(古村落)”。



扫描二维码欣赏更多乡村生活作品